

“沈阳市优秀文艺名家工程”丛书

# 闪光的墨迹



## 徐焯书法艺术

刘元飞 主编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 
① 沈阳出版社



## 徐焯

一九三四年生，辽宁省海城人。鲁迅美术学院教授、中国画学院书法学专业研究生导师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辽宁省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沈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、沈阳文史研究馆研究员。出版专著有《徐焯书法集》《学书指要》《徐焯书法艺术》。编著有《中国古代书法经典·行书卷》。作品曾被辑入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书法集》《中国现代书法选》《中国书法百家墨迹精华》《中日书法百家墨迹精华》《中国当代书法大观》《当代书法精选》《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》，并在《书法》《书法艺术》等多种刊物发表《颜真卿书法管窥》《王铎行书逸谈》等文章，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书法展览。二〇〇一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“徐焯、王贺良晋京书法展”。二〇〇六年在深圳博物馆举办“徐焯书法作品展”。二〇〇七年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“徐焯书法艺术展”。二〇一三年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“孤行一意写天真——徐焯书法研究展”。二〇一七年六月在辽宁美术馆举办“闪光的墨迹——徐焯书法教育四十年师生作品展”，同年十二月在大连中山美术馆举办“闪光的墨迹——徐焯书法艺术展”。二〇一九年应邀参加“日月光华——当代书坛老一代代表性书法家作品展”。

## 大气磅礴壮书坛

徐焯先生，原名徐泰隆，一九三四年生，沈阳人，祖籍辽宁海城。其父徐宝田，三年文化，长于书写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先生自小喜弄笔墨，且有天分，所书条幅，已可示人。年节将至，应邻里相求，慨然书赠春联。时在解放之初，徐家依靠零售水果难以为生，先生已近成年，为谋生计，补贴家用，毅然弃学，于一九五一年考入沈阳市文艺干部班，其后，又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干部进修班习研绘画，受训后，就职于铁西区文化馆。



一九六四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干部进修班，对中国画及西画进行了系统学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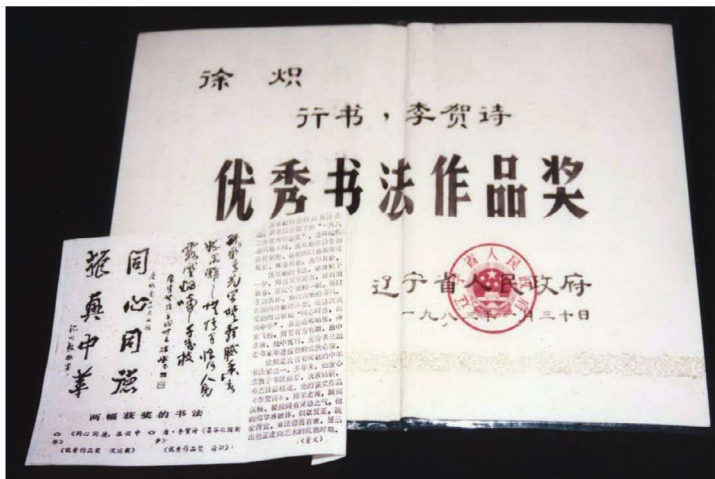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革”中于棚屋夜半偷学

工作虽以美术为主，而先生的兴趣却偏重于书法。练字不乏热情，但苦于不得其门。直至一九六三年，聆听了沈公延毅的有关书论，如获真经，茅塞顿开，从此观摩碑帖，斗室挥毫，即使“文革”期间，全国横扫“四旧”，而先生独与古人神交，耕砚田，送日月，茹苦辛，积二十年之功，终于玉成。

当“文革”收场，百废待兴之际，先生的书法有如经冬之松梅，以其雄秀，呈现于《九畹》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辽沈九位书法家作品合集）之中，壮大北国书坛春色。



年轻的“九畹”书家群体成为当时全国书界的领军人物



一九八二年获辽宁省政府第一届“文艺奖”



海内外书展之一

一九八四年，先生调入沈阳教育学院任教。此后书道日精，名扬海内，而社会活动亦随之频繁，荣衔纷至沓来。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先生反省学书生涯，忽有警觉，瞻前思后，决心洗涤尘心，再拾经典，精研书理，心悟手追，书境于是大开。徐氏书风已趋成熟。此间作品多次国展，两渡日本，赢得好评如潮。先生书法卓然成家，已为当代书家所共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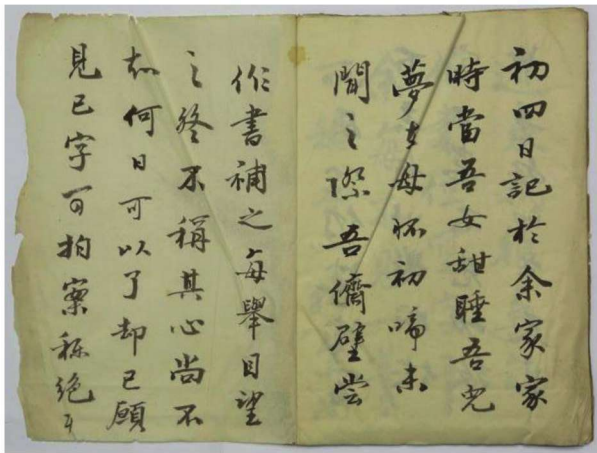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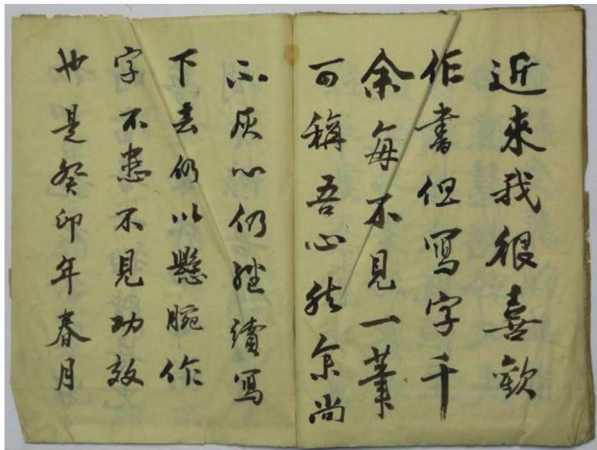


指导沈阳教育学院美术系（现为沈阳大学美术学院）本科生

二〇〇二年，先生以精湛的书艺，深厚的学养，被特聘为鲁迅美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从事中国画学院书法专业的教学工作。先生杏坛传艺，与全系同仁共立首创书法专业之功；垂范育人，为专业的提升倾注奠基之力；奖掖新秀，被尊为学术领军人物。先生以教为乐，孜孜矻矻，时至今日。



指导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（现为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）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



综观先生学书之路，由一贫儿成长为书法名家，其成功经验，唯在一“大”者。

先生之“大”，首在立大志。当年，聆教于沈公（沈延毅），即许下宏愿：二十年后誓造新我！

志为气之根。有此大志，必生大气魄。先生气魄之大，体现为兼学众体之妙。自此，浩浩乎真、草、隶、篆尽驰于笔下，恢恢乎古今书风囊括于胸中。史上书家如林，徐师精择，直取最上者而法之；晋之“二王”，唐之“颜体”，目为终生标的而宗之。其意志之坚毅，大气之磅礴，可与“会当凌绝顶”之杜甫相伯仲。

志为勤之母。有此大志，遂生勤奋。先生练字，肯下笨功。书一字，眼、心、手皆到；临一帖，必以百遍而计之。即使参观书展，每遇倾心佳作，立抽纸笔而仿之。如此勤学善学，夜梦昼习，日不知时，年忘其月，唯知法“王”，直摄其飘逸，学“颜”，独化其雄强。至此，书艺已近炉火纯青，即便率意落笔，亦有气韵随生。从而形成朴厚而灵动的徐氏书风。此无他，惟赖功力过人，熟能生巧而已。



以独特的侧笔书写



一九七六年铁西书法研究班在授课

先生之“大”，次在乐与古人一较短长。先生有言：“历代名家书法，虽使我赞美，但却不使我满足。”此语固大，却非浪掷。功力雄厚，豪言自出。先生对历代书论亦作如是观。先生深信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（孟子）之理，故但以实践为准则，而不迷信古训。如“笔管执正”之说，“笔必中锋”之论，先生便以为不然。他在专著《学书指要》中指出：中锋行笔，在出涩势时，笔管亦有倾侧，倒是欹侧用笔乃常态。实践证明，欹、正之笔合用，确能写出刚柔相济、沉稳畅达的书法。与古人平议，以实践验证，纠偏指谬，先生可谓胆识俱大。此为徐氏“大将之风”（杨仁恺语）又一特色。



一九七五年，徐焯书法作品得到杨仁恺先生的赞赏，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先生投身书法教育，自一九七六年开办铁西区书法学习班算起，至今已达四十余年。四十余年中，培养的学生有业余受教的成人，有在校的专科生、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可以说遍布辽沈大地。他的学生现在已成为各条战线的书法界骨干。这恰如老竹生春笋，如今春笋又成林，为书坛频添清气与绿荫，其育人之功可谓大矣！

先生作为书法教授，教学别开生面：以一身大气，激发学生学必树成才之雄心；以自创的学书之法，导引学生易学乐学；以一手妙字的演示，陶冶学生的艺术情调。而学生则报之以敬师如父之情，佳作迭出，并以出自先生门下而自豪！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师生情谊历久弥深。晚年的先生沉浸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欣慰之中。



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及首届获得书法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



与各届学员合影



先生身短体胖，衣着随意，举止悠缓，蔼然一老翁。平居闲坐，静听人言，但含饴默笑而已。偶及书法，多有惊人之语；一近翰墨，神飞意动，不知身在世间矣！

**韦尔申**

二〇一七年五月

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原鲁迅美术学院院长

## 飘逸蕴藉的书法艺术

我曾为沈阳市教育学院徐焯（泰隆）教授赴日本书法展撰过短序一篇，强调中日书法艺术交流的前景远大，以及书家本人的造诣诸端，限于篇幅，致语焉不详，辞难达意，使读者未免有阙然之憾，近日承蒙相告，将编印大型图录，由出版社精印问世，又嘱予为之序，获此良机，再申鄙悃，献一孔之见，用请各方大家笑致。

我与泰隆相交有年，过从较密，深知他在书法八法上所投入的辛勤劳动，别人未为比他还多。犹忆在“文革”岁月中，身在斗室，局促颇似蜗居，一家老小数口，置身起居，尚感转侧维艰，如何有余地以供伸纸挥毫？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，竟然安之若泰，无论是炎热蒸人的暑天，或是寒气刺骨的雪夜，有毅力克服困难，未尝或离笔砚，始终临池不辍，乐在其中。

泰隆为人，其可贵之处，在于执着，择善而从。执着固然有它的局限性，可是，择善则使执着发挥其优越性。就临池而论，他对颜真卿的各种碑帖，执着地追摹，尤其是颜氏的楷书，是他多年临习的重点。所以如此，在于晚唐两宋以后，诸名家大都沿着这条路子走过来的。公权学颜，以骨见胜；杨凝式学颜，能得其三昧；宋四家学颜，各得一端，即米芾是对颜颇有微词，亦未能脱其樊篱；元明以后，更无论矣。

正因为泰隆选择学颜入手，并以楷法为基本功，对他后来的演变和发展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任何一门学问，各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，尤其是书法艺术，其迹象尤为明显。尽管各有体段，究其底蕴，均有来龙去脉可考。唯近些年来，我国书法艺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，间还有从事此道的一些人士，为了走轻便捷径，成名心切，于是置传统于不顾，视舶来品为珍宝，片面追求“新”意，其结果是满纸涂鸦，面目全非，竟美其名曰“创新”，实则大谬不然！与此同时，应运而生的“理论家”，大谈特谈扔掉沉重的传统包袱，要“轻装前进闹创新”，于是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，如此一来，欲使我国书法艺术赖以复苏，又谈何容易！

所幸今天的书法界并未被一阵狂沙所湮灭，尚有不少人屹然而立，仍默默地从事无私的奉献，泰隆就是许多中坚之一。据我的理解，他们之所以能经受得起惊涛骇浪、风吹雨打的考验，正由于早就打好了结实的基础，不为外表干扰所震撼。凡是为捍卫祖国书法艺术做出贡献的，人们心里是不会忘怀的。

作为一位有出息的书家，除了有临池之功、具备雄厚的基础之外，更主要的是如何去发展传统，“去陈出新”。此点说来容易，实践起来，往往不能尽如人意。此类例证，古往今来，俯拾即是。道理很简单，“出新”并不因为基本功过硬，即可一蹴而成，它还要具备更为复杂的条件，诸如

文学、诗词、历史，特别是才华和情操等因素、广博的知识，尽管不同于临池，它却与之息息相关，只有交融在一起，才能在笔下出现与作者本人风貌一致的、突出个性的作品。达到这个阶段相当艰巨，并非所有的书家都能臻此境界。而泰隆能够排除眼前若干困扰，一心一意按照原来既定的方向，大步迈进，终于开拓出一条既有传统功力，又具时代风规的行草书，只要观者面对他的作品，无需先看作者名款，即可断定出自泰隆手笔。此无它，正是由于作者多年功夫的积凝而形成自己风骨面貌而致。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，没有无个性的艺术，这是衡量每个艺术家的唯一客观标准。

我既钦佩泰隆的楷书，笔力扛鼎，饶有大将之风。同时，也推重他的行草，心手配合无间，剑及履及，笔笔有致，气韵蕴藉，耐人久看而不厌，无疑是一种美的享受。这里，我不拟一一举例，避免使读者先入为主，可直接从这本精印的图录中，根据各自的审美要求，去作出恰如其当的答案。

经常为国内外友人文集画册作序，自知绠短汲深，很难揭露出精髓所在，未免有挂一漏万之为。但又往往碍于友谊，情不可却，只能勉力报命，有辞不达意之弊，徒呼负负。我与泰隆数十年旧交，知之素熟，于是秉笔直书，其中对书坛现象偶然涉及一二，无非是借以与泰隆所从事的事业，作一对比，说明问题症结所在，非敢有意干预他人之艺术生活，如是而已，希勿见罪是幸。

最后，我要补充一点，就是泰隆的各种书法兼擅，我在序中仅提到楷、行、草三种，而且草书只限于今草而言，至于他的狂草，正在发展过程中，尚未定型，故不便贸然有所评说。不过，就现阶段看来，已开始向狂草方面冲刺，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希望再接再厉，打开新局面，预祝取得光辉的成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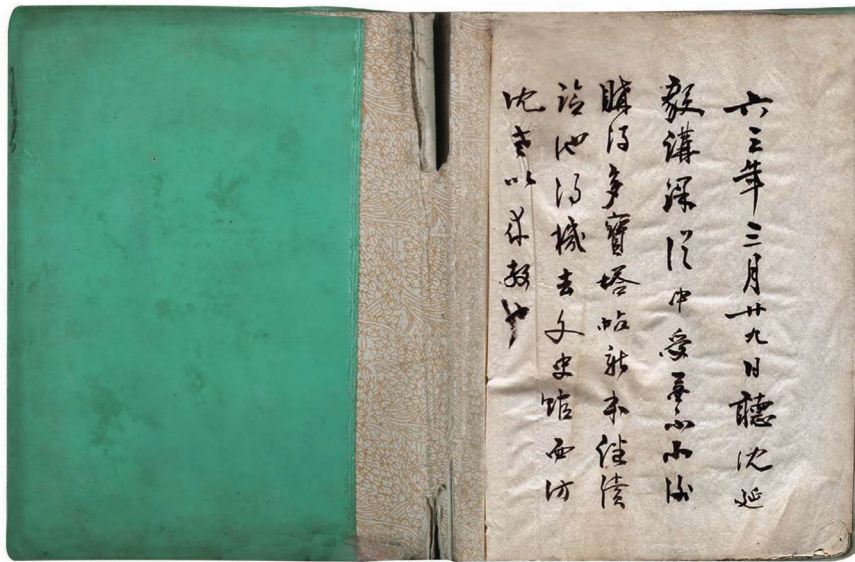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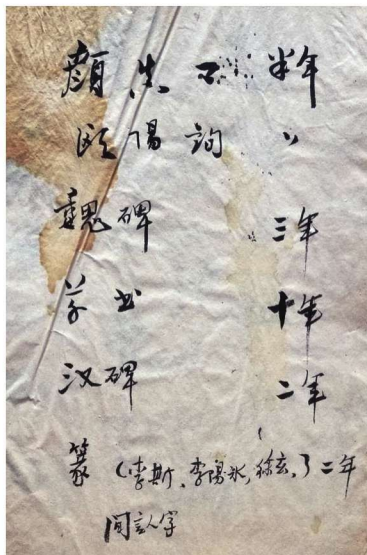
杨仁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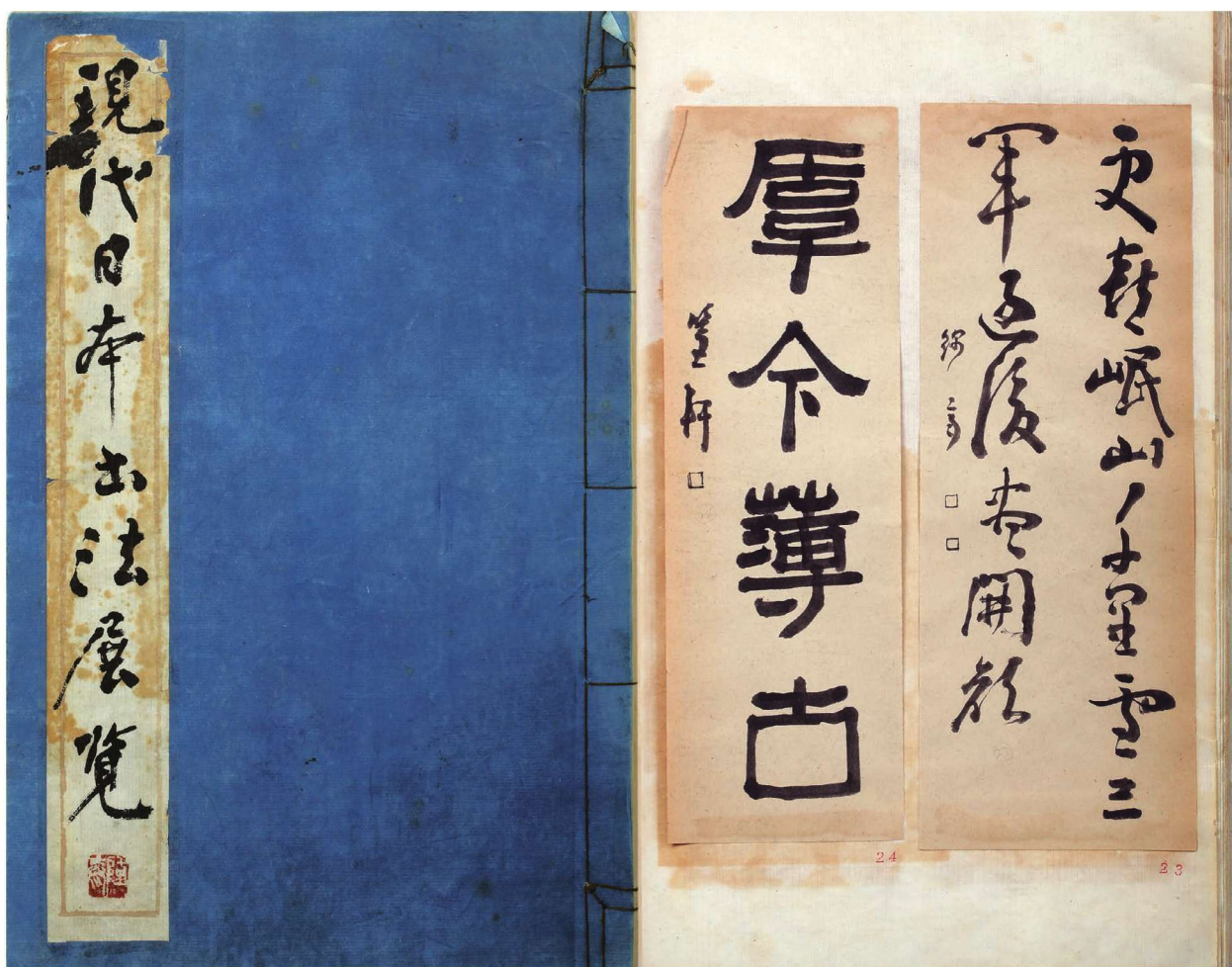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于淋雨楼

## 勤习篇

书家若想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，必须以纯熟精湛的艺术技巧为支撑。综观徐炽先生习书之路，对于经典作品的勤习苦练，是贯穿始终的。徐炽先生青年时期曾聆教于沈延毅、杨仁恺诸先生，制订二十年学书计划，立下大志，二十年后誓造新我。先生于唐楷、魏碑、篆隶行草广为涉猎。特别是颜真卿，更是被先生视为终生的标尺而宗之。

他曾说：“余平生喜颜鲁公用笔之强、结字之宽博，凡眼前所能见到之帖，无不心摹手追数百通。”甚至中年时参观“现代日本书法展览”，遇倾心作品，不惜现场苦临数日，集而为册。即晚年亦晨昏临古不止。先生习书毅力之勤，可见一斑。





1977年“现代日本书法展览”在北京举办。徐焯携八岁的儿子徐陟观展一周，小儿代为排队领取各场参观券，以保证能够在展厅全天临摹。

此为现场缩临本。